



琦君
著

琦君

QIJUN

散文集

《桂花雨》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教材
苏教版小学语文四年级教材
《春 酒》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教材

华语作家中入选美国《读者文摘》文章最多的人
台湾文坛最闪亮的恒星，第一代女散文家的代表。
荣获“中国文艺协会散文奖”、“台湾文艺奖”、“中山文艺奖”等多项殊荣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琦君
著

琦君
散文集
QIJUN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琦君散文集 / 琦君 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3. 9

ISBN 978 - 7 - 5378 - 7210 -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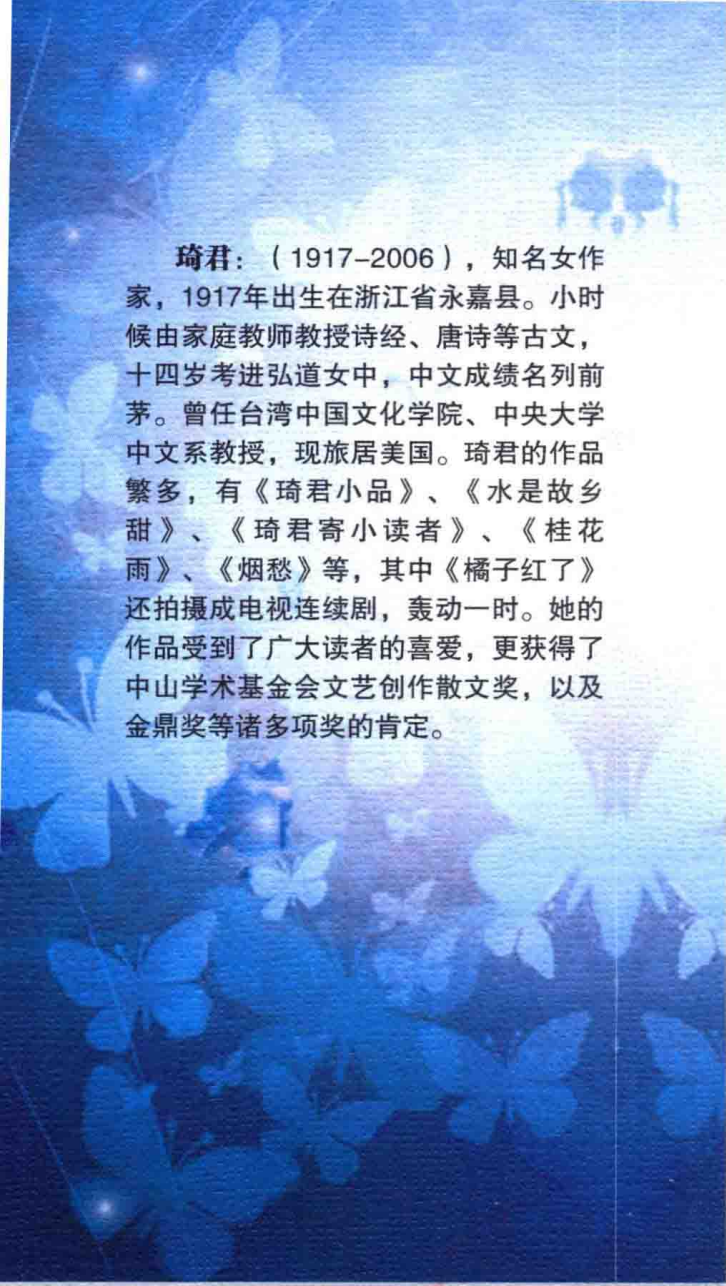
I. 琦… II. 琦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H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8851 号

琦君散文集

著 者: 琦 君
出 版: 北岳文艺出版社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海淀区胜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: 11
字 数: 170 千字
版 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378 - 7210 - 2
定 价: 25.00 元



琦君：（1917-2006），知名女作家，1917年出生在浙江省永嘉县。小时候由家庭教师教授诗经、唐诗等古文，十四岁考进弘道女中，中文成绩名列前茅。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、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，现旅居美国。琦君的作品繁多，有《琦君小品》、《水是故乡甜》、《琦君寄小读者》、《桂花雨》、《烟愁》等，其中《橘子红了》还拍摄成电视连续剧，轰动一时。她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，更获得了中山学术基金会文艺创作散文奖，以及金鼎奖等诸多项奖的肯定。

第一辑 母亲的菩提树

母亲拉了把竹椅坐在树下做活儿。她说树叶的清香，熏得她眼皮直搭下来想打盹。她说：“不知怎么的，坐在树下心里就好舒坦。”老师因此说，那是母亲的菩提树，在下面坐着会安心，会悟出大道理来。

我的佛缘 / 003

万花筒 / 008

电影与我 / 010

伞之恋 / 012

妈妈的小脚 / 015

敏感的童心 / 017

妈妈罚我跪 / 019

秋花远比春花净 / 022

母亲的菩提树 / 023

中个女状元 / 024

四十年来的写作 / 026

梯 / 031

两个小女孩 / 033

愿天下眷属都是有情人 / 035

学画的故事 / 037

最后的旅程 / 039

第一枝春花 / 041

十步芳草 / 043

若要足时今已足 / 045

六十分 / 047

生活随感 / 049

妈咪，我爱你 / 054

飘雪的春天 / 057

第二辑 细雨灯花落

古人有“剪烛夜谈”的情趣。现在都是电灯、日光灯，即使有蜡烛，也没有那种开出烛花的灯草烛芯，即使有那种灯草烛芯，也没有那份剪烛夜谈的闲情逸致。因此，一想起“灯花”，一想起“细雨灯花落”，连我也不禁要“泪眼若为容”了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烟愁 / 063 | 病中致儿书 / 117 |
| 细雨灯花落 / 067 | 八十八分 / 124 |
| 母心似天空 / 069 | 一生一代一双人 / 130 |
| 一袭青衫 / 073 | 日边清梦断 / 133 |
| 梦中的饼干屋 / 084 | 一面之缘 / 139 |
| 外公 / 087 | 早归的仙女 / 143 |
| 毛衣 / 092 | 一回相见一回老 / 147 |
| 金盒子 / 098 | 我的笔名 / 159 |
| 春草池塘 / 102 | 我读儿童诗 / 162 |
| 我的另一半 / 107 | 关于《橘子红了》 / 164 |
| 遥寄楠儿 / 112 | |

第三辑 旧日情怀

我总是这般的难忘旧日情，觉得旧衣好穿，旧物好用，正如陈酒好喝，老朋友最可谈心。这种恋旧情怀，在今日现实的工商业时代，岂不也是“一肚子的不合时宜”？

水是故乡甜 / 169

不放假的春节 / 173

母亲的金手表 / 177

下雨天，真不好 / 180

想念荷花 / 185

“代书”岁月 / 189

笑的故事 / 194

头发与麦芽糖 / 198

旧日情怀 / 201

宝松师傅 / 205

穿花球 / 212

补袜子 / 214

春酒 / 217

再做“闲”妻 / 220

报上见 / 223

五个孩子的母亲 / 226

母亲节礼物 / 230

静夜良伴 / 233

家有“怪妻” / 235

第四辑 桂花雨

桂花树不像梅花那么有姿态，笨笨拙拙的，不开花时，只是满树茂密的叶子，开花季节也得仔细地 from 绿叶丛里找细花，它不与繁花斗艳。可是桂花的香气味，真是迷人。迷人的原因，是它不但可以闻，还可以吃。“吃花”在诗人看来是多么俗气，但我宁可俗，就是爱桂花。

桂花，真叫我魂牵梦萦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相逢是别筵 / 241 | 母亲新婚时 / 298 |
| 遥念 / 247 | 故乡的婚礼 / 301 |
| 因病得闲 / 252 | 压岁钱 / 305 |
| 如此星辰非昨夜 / 256 | 十三 / 311 |
| 读书记趣 / 258 | 迟来的青春 / 315 |
| 伤逝 / 261 | 阳光下的老人 / 319 |
| 九重泉路尽交期 / 265 | 我家龙子 / 321 |
| 师与友 / 269 | 照片 / 326 |
| 倒账 / 273 | 秋扇 / 330 |
| 一对金手镯 / 277 | 风筝 / 334 |
| 两条辫子 / 284 | 失眠 / 338 |
| 秘密 / 290 | 休假记 / 341 |
| 桂花雨 / 295 | |

第一辑◎

母亲的菩提树

我故乡老屋后院有一棵姿态很美、不大不小的树，不是扶桑，不是木碧，也不是名称好听的“翠玉藜”，只是那么一棵无名的树。长工阿荣伯在太阳下工作，热了就脱下棉袄往树枝杈上一扔。小帮工阿喜从田里捉来的田螺，篮子滴着水，湿漉漉的，也往树枝上一挂。母亲拉了把竹椅坐在树下做活儿。她说树叶的清香，熏得她眼皮直搭下来想打盹。她说：“不知怎么的，坐在树下心里就好舒坦。”老师因此说，那是母亲的菩提树，在下面坐着会安心，会悟出大道理来。

我的佛缘

我幼年时随母亲住在乡间，父亲请了位吃素念佛的老师教我认字读书，却带了长我三岁的大哥去北京定居。把我们兄妹硬生生分开得那么遥远。母亲是虔诚奉佛的，对父亲的安排都逆来顺受，只有命我每天一大早随她在经堂里上香拜佛，保佑父亲和大哥身体健康。我和母亲并排儿跪在蒲团上，颈上套着佛珠，边拨边念一圈阿弥陀佛、一圈释迦牟尼佛、一圈地藏王菩萨、一圈观世音菩萨。念得我空肚子咕咕直叫。只好敲着姑婆从普陀山带回给我的小木鱼，再看母亲仍旧眼观鼻、鼻观心地念心经、大悲咒、白衣咒，听得耳熟能详，也就饿着肚子跟她念。念完经，拜了佛，才吃早餐。早餐一定是素的——咸菜炒蚕豆、腐乳卤蒸豆腐。母亲说：“早餐吃素，一天心清。”因此我相信我们母女的心都很清。

吃完午餐该读书了。老师又要我跪在他的佛堂前拜佛。我说：“已经拜过佛念过经了。”老师说：“读书之前拜佛，保佑你记性好。”拜完佛，老师会给我一粒供过佛的麦芽糖，还要喝那杯面上飘满香灰的净水，他说净水会给我添智慧。幸亏麦芽糖很好吃，我就皱着眉头把飘满香灰的净水喝下去。

老师教我认方块字，第一个字就是“佛”字。他说：“你每天拜佛，一定要认识佛字。”因此我翻开任何书本，就先找

“佛”字，有时把“弗”字也当作“佛”字。老师说：“人修行、得道，以后才成佛。所以‘佛’字边上一定有个‘人’字，意思是佛跟人是接近的。”

我有一位比我大八岁的小叔。他聪明绝顶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却不肯正式考学堂念书。他听我琅琅地背白衣咒，问我：“什么是广大灵感，你懂吗？”我摇摇头。

他说：“广大是无边无际、灵感是心。就是说你的心和世间万物的心都能相通。草木虫鱼鸟兽，甚至朝生暮死的小菌都是有灵性的，我们都要对它们抱同情心、怜悯心，不要伤害它们。真正修行的人连吃菜都只吃叶子不吃菜心，因为菜心是有生机的。”

我被他说得心慌意乱，觉得自己天天都在杀生。真想发个愿心不吃荤菜。但是妈妈煨的香喷喷红烧肉、煎的新鲜黄鱼实在太好吃了。就问小叔叔：“妈妈天天拜佛念经，怎么也烧鱼、肉呢？”

小叔说：“你妈妈是为了疼你，只得烧荤菜。她不罪过，罪过的是你呀！所以屠夫要边杀猪边念：‘猪呀、猪呀，你莫怪，你是人间一道菜。人不吃来我不宰，你向吃的去要债。’”听得我又好笑又害怕。

小叔又说：“你不要怕，你现在还小，修行还早呢！长大了就跟你妈妈吃三净素吧。”

我奇怪地问：“什么是三净素呀？”

小叔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听着，我也是刚刚从庙里听来的。三净素就是不亲自动刀杀的、没有亲眼看见杀的、不是为你杀的。这不很容易吗？你几时杀过鸡鸭呀？每年过年时长工杀猪，你妈不是都抱着你躲到佛堂里念往生咒超渡它们吗？哪有看他们杀呢？还有，一头猪、一只鸡，杀了以后分成无数块，大家都吃到了，罪孽大家分担，因为不是为你一个人杀的。”

小叔说来头头是道，我听得半信半疑。再去问老师，老师也

点点头说：“这是佛家劝爱吃大荤的人的通融说法，因为戒杀极难，只好放宽点。”

老师是吃长斋的，每月有六天还要过午不食，只喝一碗薄薄的藕粉或米汤。那叫作六斋。小叔告诫我每逢六斋，字要写得格外端正，因为老师饿得心火上升，会罚我跪的。母亲在这六天里，却是对我格外慈爱，不听话也不责骂我。只是这六天不准我吃新鲜鱼虾，只吃咸鱼。所以我对六斋的日子，记得清清楚楚的。小叔说，这叫作“心斋”，是心中的一种警觉。长大后想想，也真有道理，一个人如能不时反省，岂不是修心养性之一法呢？

浓厚的佛教气氛，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到平安有依靠。但忽然一个青天霹雳，自北平传来噩耗，我亲爱的大哥，忽然因肾脏炎去世了。这个沉痛的打击，使我对佛的信心起了动摇。但母亲在万分悲恸中，没有一句怨言。她悲悲切切只悔恨自己没有坚持把哥哥带在身边。老师却说人生年寿都是有定数的，越发劝我要多拜佛念经。他说我下巴尖，非载福之相，要我时时心存善念，修心可以补相。可是再怎么修行，亲爱的哥哥已回生乏术，雁行失序的悲痛，每于拜佛念经时，尤为刻骨铭心。

十二岁被带到杭州，与家乡的小朋友们远离，尤感孤单。幸不久即考入一所教会女子中学，生活有了大大的转变。但使我不习惯的是每天早上要做祈祷，每顿饭前要低头祷告，感谢上帝。每周日要做礼拜。我坚定信佛，因而时常躲到健身房里，被舍监抓去重重处罚。

做礼拜时，同学们祷告，我就默默地念心经。但是礼拜堂里悠扬的琴音和赞美诗声，有时也会使我很感动。回来告诉母亲，母亲说：“圣母像和观世音菩萨不是很像吗？神佛在天堂上都是要好的邻居吧。但奇怪的是圣母生了耶稣，亲娘与儿子反倒分成

两派，拜圣母的是天主教，拜耶稣的是基督教。”

我奇怪地问：“妈妈，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
母亲笑笑说：“我们家乡不是有两个礼拜堂吗？有白姑娘来捐钱的就是天主堂；另外一个耶稣堂。我问过白姑娘有什么两样，她只笑说不一样。我对她说我们信佛的不分家，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都是佛，地藏王、观世音都是菩萨。”

我抱怨学校里要强迫我做礼拜，母亲说：“做礼拜就去做嘛，唱赞美诗就唱嘛，唱歌总是开心的。我听说他们信教的不拜佛，不吃供过佛、供过祖先的东西，我们信佛的却肯做礼拜，供过佛和祖先的东西吃了才保长生呢。”

母亲的快人快语，真有道理，我也就安心了。

我逐渐长大了，自初一至高三，六年的中学教育中，实在有好几位慈爱的好老师。她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对我们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，使我心感万分。但她们劝我信教受洗，我都婉谢了，老师们亦不以为忤。

我每想到母亲说耶稣的妈妈和观世音菩萨是要好邻居的有趣解释，不由得也会跟着大家唱起赞美诗来。尤其是唱起有一首诗：“父母兄弟、亲戚朋友，有时要分离，耶稣不离开。天地万物，都要改变，只有耶稣不改变。”心中不免阵阵酸楚。想起哥哥早逝，双亲日益年迈；想起幼年时跪在蒲团上拜佛念经的情景，和小叔对我说的充满哲理的话，于略带凄怆的歌声琴音中，益感人世的无常。佛教教义的精深博大，实在给予我无限启迪。

六年的中学生活，我虽未曾接受老师的劝谕信教受洗，但对充满爱心的虔诚基督徒，永怀崇敬之意。也使我感悟宗教的博大精神，是应当不分彼此的。

高中毕业后，进的又是基督教大学，美国校长的夫人正是我中学英文老师的胞姐，对我爱护备至。她教我英文打字，为她所

带领的宗教团契服务，使我在为人为学方面，获益至多。她的慈爱和服务精神，尤为为年轻人的楷模。她多次劝我信教，我总是婉转地说：“等我能再深入了解时再说吧！”但心中仍感到十二分歉疚。

为此事曾向最敬佩的夏承焘恩师请教。他笑嘻嘻地开导我说：“你不必感到不安，皈依宗教不是礼貌应酬，要心中真诚感悟才能接受。这就是基督教徒所说的上帝在你心中做工。你既坚定信佛，就是心中有佛，一切疑虑自然消除。你把耶稣也当佛就是了。孔子说过的：西方有圣人，指的就是耶稣吧。”

恩师的一语点醒我，从此不再惶惑下安，不再疑虑不决。并领悟了儒家的仁，道家的自然，基督的博爱，和佛的慈悲，正是一贯的精神。

抗战期间，饱经离乱丧亡之痛。忧患备尝中，此心始终能安定且坚持信仰，就是牢记恩师“心中有佛”的海谕。把人的一切变迁，都视为必然因果。于悲怀难遣中虔心念佛，于一帆风顺中也虔心念佛，正如基督徒的随时祈祷，将一切归诸上帝的旨意。

如今回顾往昔，或有因愚昧所犯的罪过，只有祈求慈悲的佛赐予赦免与指引。我要虔诚地念一声：

阿弥陀佛！

万花筒

旅游中，在卖纪念品店里看到一个细细长长，银光闪亮的管子，好奇地拿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万花筒。对着灯光边转边看，五彩缤纷的花朵儿在那一端千变万化，我有点爱不释手，一看价钱竟是四元，太贵了，只好悻悻地放下。上车以后，总是想着那个万花筒。和老伴说：“我怎么会舍不得四元，不把它买回来呢？”他淡然一笑说：“买回来你就会把它丢在抽屉角落里，永不再玩了。万样东西总是失去的比得到的好。你一见钟情的玩意儿太多，买得齐全吗？”

他总是那么哲学家似的把我训了一顿。我只好默无一语，靠在椅背上，晃晃悠悠地，想念我失去的万花筒。

其实我知道自己想念的不是这支万花筒，而是童年时代被家庭教师锁在抽屉里的那一支。

那是大我三岁的堂叔给我做的。他的手最巧，用三条玻璃合成三角形管子，再把彩色玻璃敲碎，装在一端，镶上玻璃片，外面包了马粪纸，再包锡箔纸，用大拇指背刮得晶光闪亮，才教我把眼睛贴在小圆洞口，一手转着看里面的五彩花朵儿，我真是太惊奇、太高兴了，把它捧在手里，抱在胸前，走到东、走到西，一边喊着：“哪个要看变戏法？一个铜板看一次。”长工伯伯们只对我咧咧嘴说：“只那么个筒筒，变得出什么戏法？”我生气

地走开了。

晚上临睡前，我递给母亲看，她对着菜油灯看了半天，高兴地说：“真好看哪。”我忽然抱着她说：“妈妈，我好想念哥哥，因为他的手更巧，也会做万花筒，叔叔说的。”母亲不作声，眼泪却几乎掉下来了。因为哥哥被父亲带到遥远的北平，而且有病不能回来。

我在书房里跟老师读书时，偷偷地取出万花筒来玩，被老师生气地拿走，锁在抽屉里，竟一直都不还给我。我伤心地对叔叔说：“我不想读书，也不想玩万花筒了，觉得做人好苦啊，一点都不自由。”叔叔对我说：“小老太婆，怎么会这样想？你看万花筒里不过几粒玻璃末，会变出这许多花朵儿来。你的手一转，要它变就变，我觉得做人有意思得很呢。”

叔叔的那几句话，我一直到长大后都记得。人生原是千变万化，看是由不得自己做主，但万花筒原是握在你自己手中啊！

旅游车在另一站停下来，我不再记得那支失去的万花筒了。因为迎面而来的，又是一番新景象。

人生原是多姿多姿的万花筒啊。

一九八八年